

[城市笔记]之移民洛城

读城笺·诗人

□维摩

一个城市,若没有诗人,会无趣很多。诗人就应该像他这样——深夜,有陌生人敲开他的门:“我也写诗,想跟你聊聊。”他立刻邀请对方进去,切一碟咸菜,取两瓶烈酒,边喝边聊,边聊边喝,待到东方发白,阳光敲窗,两人已醉倒在地板上,只留下叮咚作响的句子,在屋里来回踱步。

这样的故事,在结识他之前,就多次听说。

他洒脱。认识那年,他五十岁,无论是面对七十多岁的白发诗人,还是不满三十岁的我,一律称兄道弟。

他真诚。每当遇到青年才俊,总是不遗余力地向我推荐,对于泛泛之辈,也从不予以批评。

某次同去舞钢采风,我俩成了酒场上的主力,各自独当一面,一塌糊涂后,终于在同一张桌上会师,其间说了什么,已经记不得了,只觉得再见面时亲近了不少。第二天一早醒来,洗漱完就去寻他,想看看他怎样了。谁知刚到门口,就

见门户洞开,他床头柜前一溜摆开六只小酒杯,进门者须先与他同饮一杯,那架势,颇有一夫当关的感觉。

后来,我们就熟了,常常一起喝酒、聊诗、谈文学。有一次,我和他在老城丽景门喝羊肉汤,先拿了瓶二锅头,就着汤喝了,不尽兴,又拿了一瓶,继续喝。高谈阔论之间,时不时蹦出几句诗来,引得食客纷纷注目。我俩不以为意,继续舞之蹈之,吟之诵之。人渐渐多了,有两个顾客没有座位,来我俩旁边凑台子。我俩喝得兴起,跟人家俩也连干带碰。

“酒怕少壮。”何况他酒量一般,总喝不过我。每每朋友们酒酣而散,他就要送我,我看他一摇三晃,反倒送他回去。到了楼下,他又非得让我上去坐坐。在客厅坐定,说不上几句,他就鬼鬼祟祟地拿出珍藏的衡水老白干来——我最喝不惯的就是这酒,太冲,六十七度,几杯下肚,我就醉倒在沙发上了。

“诗人”这个词,有着太多的悲剧色彩。几次劝他,少喝点酒,少参加些活

动,在五十岁这个黄金年龄多写些东西。他听了,频频点头,私下也和几个好友说,要收收心。正好农历新年临近,他的第二本诗集即将出版,他兴高采烈地通知我,说要休养生息,年前不见面了,年后再聚。我应了,谁知当晚七点多他家里便打来电话,说他已经走了。

他洒脱了一辈子,连走的时候都极其洒脱。据说是下午喝了一点酒,犯困,就在床上睡了,谁知这一睡,竟再没有醒来。

他曾经跟我说过,不经历痛苦、不拖累人的死法,是最理想的。真是一语成谶。

受他家里的委托,我为他整理出版一部作品集。当拿到他厚厚的几个笔记本时,我才发现,他写了很多好诗,可他宁愿把它们锁在抽屉里,也从没让我帮他发表,哪怕是帮助推荐一下。突然觉得,我其实根本不了解他。

他的墓碑上,镌刻着自己的诗:
山鸣水啸——
我们曾经活过

[洛城随想]

黑衣打拳人

□陈静

晨起锻炼,习惯了在水系边疾走。时间久了,就熟悉了同来晨练的那些身影,印象最深的就是黑衣打拳人。

黑衣打拳人有六十来岁,头发花白,长胳膊长腿,体型很美。春秋季节,他穿一套黑色练功服,飘逸超然;一到天热就是黑色练功裤、肉色脊梁、贴头皮的短发,十分利落。

每天早晨,他都准时到水系边打拳。他的拳脚很利落,踢、跳、腾、挪、钩、拳、掌、击,一招一式都认真细致,踏实有力。有时,快捷如猿猴,迅猛如鹰隼,出拳生风,虎虎生威;有时,柔似风拂杨柳,轻若蜻蜓点水……遇休息日,他还会带来刀、枪、棍一一练习。这时会引来一些看客,其中就有我。

他打拳专注、投入,目不斜视,心无旁骛。在水系边上,除了晨练的人,还有来往的路人、遛狗的人和狗、池塘里的鱼和少许垂钓者,他都视而不见,精力全在拳上。

听人说,他已经坚持打拳几年了。无论春夏秋冬,只要不下大雨,他都会在这里打拳。

在不经意间,一个人或许就成了别人的偶像。

黑衣打拳人,给我留下了很好、很深的印象。他那持之以恒、坚持不懈的毅力;那认真专注、心无旁骛的态度;那精湛高超、深得要领的拳技,都无言地展示着一种可贵的精神、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。每当我想偷懒,那种精神和力量就会唤我起来,让我继续投入锻炼或工作中去;每当我有些倦怠,那种精神和力量就会给我注入活力,使我鼓起勇气继续前行。

在常来水系边锻炼的人中,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。他半边身子失灵,说话也迟缓,据说是因一次过量饮酒得了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。每天早上,我都见他到水系边锻炼。我向他问早,他对我一笑。

生活中往往是这样,你的言行举止,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。我从黑衣打拳人那里获取了力量,也从这个年轻人那里受到了启发,不知,我对别人能起到一点鼓励的作用吗?希望有吧,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多展现出一点正能量。



老城系列之东大街

张金峰 绘

[若有所思]

纪念王小波

□韩浩月

1997年4月11日,王小波离开了他还没有爱恋够的“诗意世界”。之后每年的这天,人们总会想起王小波。今年也一样,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警告:目测有一大拨王小波粉正在袭来。

有了朋友圈和微博,热点总是转瞬即逝,上个月底,海子去世纪念日,人们就是用刷屏的方式来怀念海子的。

王小波是有趣的,他若在世,估计也不会喜欢人们对某人进行无趣的怀念。2007年,就有一项名为“重走小波路”的自助游活动,被批评无聊。王小波做梦也不会想到,有一天他的名字会和自助游联系在一起。

王小波痛恨愚蠢,他几乎是以暴怒的方式声明,“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”,但他知道,作为一个聪明人,有时候得学会与愚蠢相处。于是,他解释道:“活下

去的诀窍是:保持愚蠢,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。”在王小波看来,有趣是对抗愚蠢的利器,一个人有趣起来,他的愚蠢便会被遮盖,甚至会被误认为是单纯。

今年王小波的纪念日,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多的,是1996年王小波接受意大利制片人安德烈的一段采访。在采访中,王小波谈到了尊严问题:“我觉得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。”

所谓尊严,最起码的一条,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,都该受到尊重。以王小波的角度切入谈论尊严问题,具体到个体身上,其实可以简单概括为:每个人都有说“不”的权利。

把王小波拿出来当代言人有趣吗?王小波如果在天有灵愿意成为这个代言人吗?这已经由不得他了。以言论立足并且语言有生命力的作家,本就不多,王

小波算一个。人们从他的书本里摘录语句,扩大这些句子背后的寓意,“王小波”这三个字因此变得沉重,这与他在文字里所追求的轻盈是相反的。王小波在承受后世赋予的重量,这是他所乐意的吗?

“越悲怆的时候,我就越想嬉皮”,这是王小波的态度。推己及人,怎么用有趣的方式纪念有趣的王小波,也许应该成为以后该如何纪念王小波的一个课题。去年曾传出,他的《绿毛水怪》已获得拍摄许可证,用电影来呈现王小波的精神世界,这算一个有趣的方式,他的许多小说,也都有改编价值。让王小波娱乐化起来,与他内在的庄重并不矛盾。

嬉皮起来,对王小波迷来说有点儿难,但有趣总归不难吧?用有趣来对抗悲怆或者平庸,不失为一个追求“诗意世界”的好办法。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